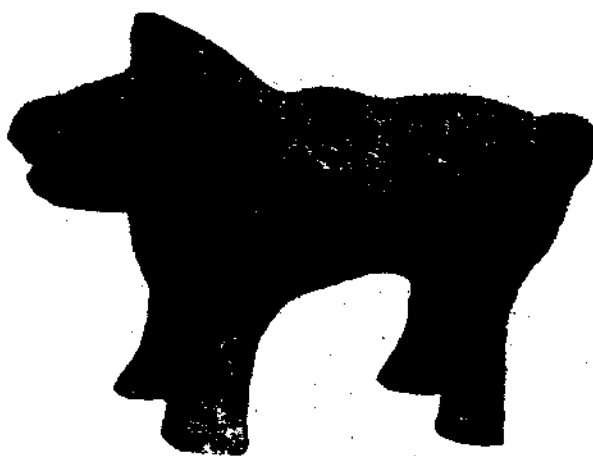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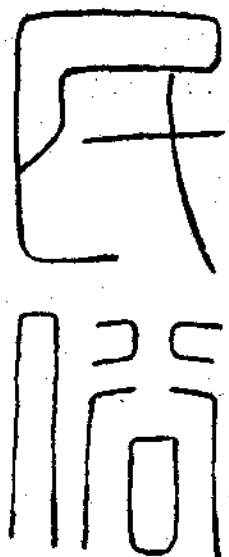


IS MATHSS



第七十四期
民國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目 錄

海龍王的女兒序.....	趙景深
寫在「評廣州兒歌甲集」之後.....	溫仇史
讀了「台山歌謠集」之後.....	司徒優
富陽的生產風俗.....	葉鏡銘
富陽的迷信的治病法.....	葉鏡銘
河南除夕風俗.....	袁三英
由潮州競渡的風俗談到龍舟自由行動的趣事.....	黃昌祚
曹衆的故事.....	曹松葉
浙川民歌一束.....	梁永義
翁源兒歌.....	清 水
本刊通訊.....	清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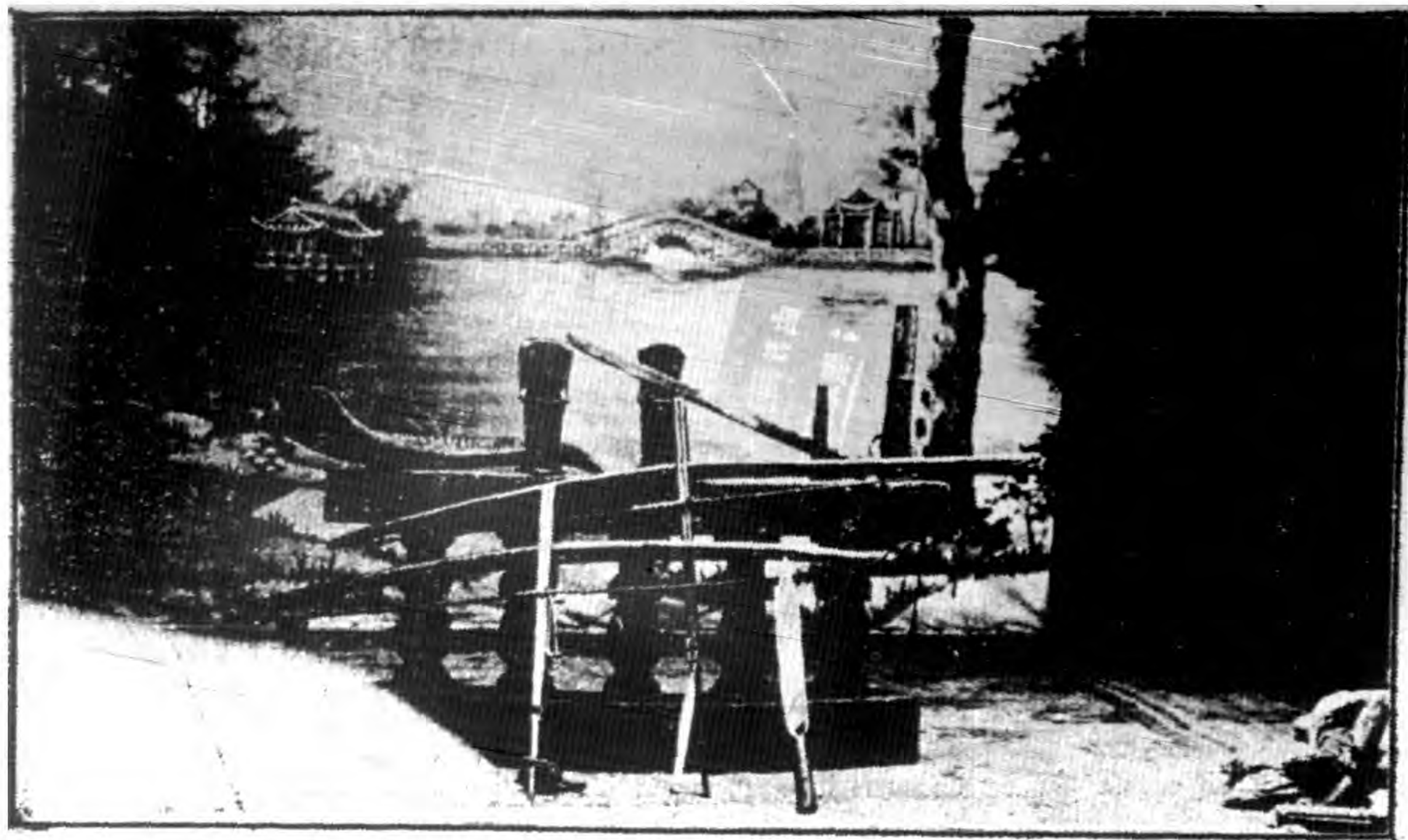


(中華郵局特准認為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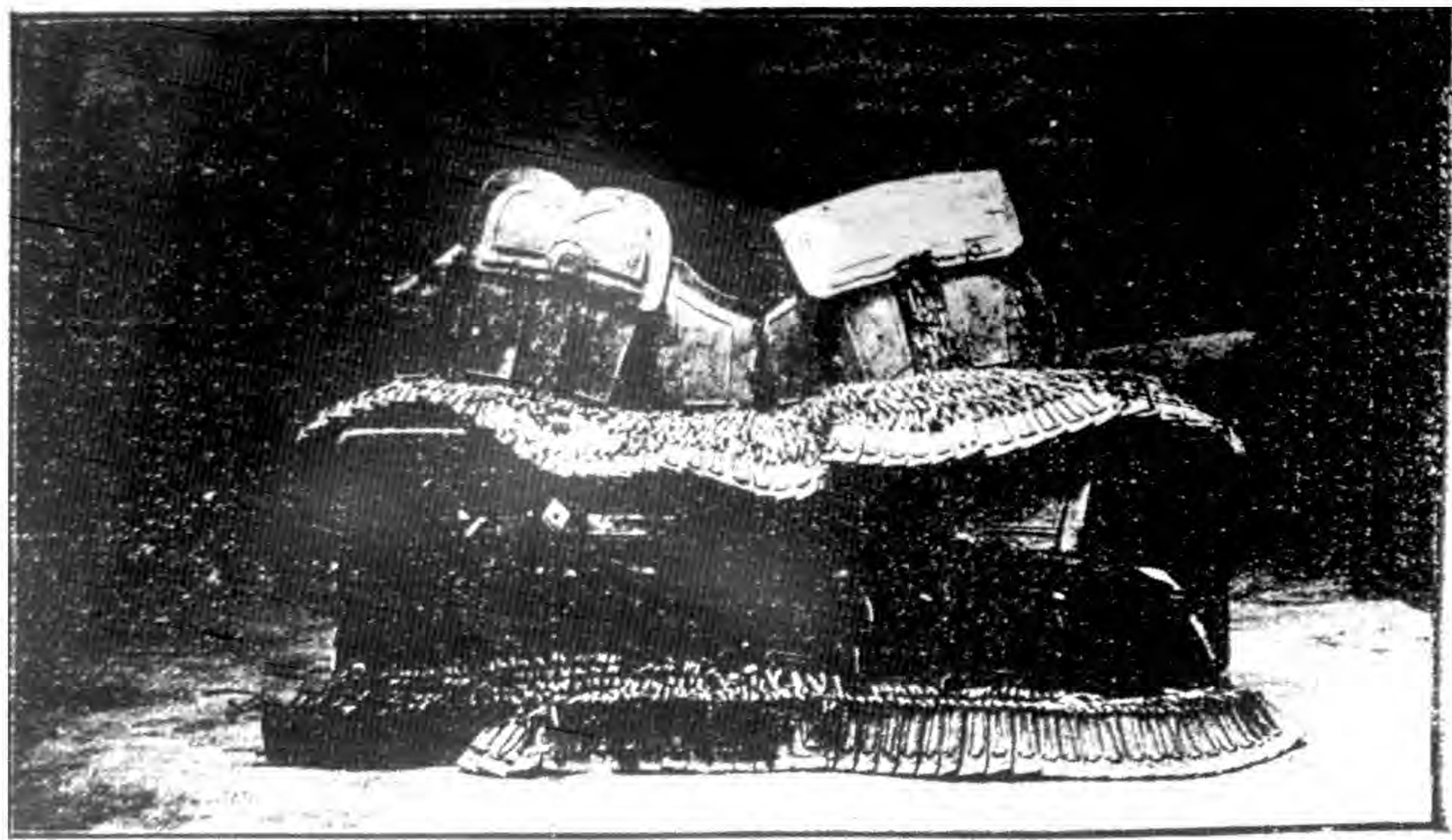
俗民學會徵求叢書稿件啟事

本會出版叢書，已有三十種，綆短汲深，深懼無以副讀者之雅望。茲特為提倡民俗學的著作及譯述起見，特定叢書投稿條例如下：——

1. 研究民俗學而確有心得的著作，及外國名著的譯述，投稿本會，經本會審查認為合格者，予以金錢的報酬，每千字由一元至五元。受酬後版權永歸本會。（本學年內稿費以一千元為限，額滿後寄到者，劃入下年支取，不願者仍得索回原件。）
2. 搜集材料的著作，經本會審查認為合格者，初版印一千本，即給回本書五十本。再版時，再與原著者磋商報酬。
3.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并請加新式標點。審查不及格後需退還者，亦望自行聲明。
4. 投寄之稿，本書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5.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6. 投稿請寄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收。



涼山「盧鹿」人所用的弓弩，長刀，短刀，及牛角。



涼山「盧鹿」舊時戰爭所穿的野牛皮製成的皮甲。

海龍王的女兒序

趙景深

張清水先生採集了翁源著名的民間故事十篇，編成這一本龍王的女兒，同時這些故事在中國也是最流行的。一看到題名「龍王」二字，便使我想起四川家鄉說故事以前的開場白或取笑語。說故事在四川稱為「擺龍門陣」，（閱大江宏徒上人文，知貴州亦有此俗語）歌云：

「龍門陣，龍門陣，
龍王老爺生了病；
打發蝦兵去煎藥，
烏龜兒子要聽龍門陣。」

有時肚皮裏沒有故事的人，被別人纏個不休，要他說故事時，他亦以此歌答之，一笑作罷。雖近惡札，但其意不過笑語，並無其他惡意也。

為眉目清楚起見，下面就分篇加以論列：

（一）海龍王的女兒 此篇是天鵝處女式，可參看中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號外）西諦的螺殼中之女郎，拙著童話概要 PP. 18—21以及拙編中國童話集第二冊的盒仙。

（二）嫁蛇 此篇即蛇郎的異式，我在波斯民間故事研究（民間故事研究 PP. 83—85）和廣州民間故事序（本報第八卷第二十一

民俗 第七十四期

號)中均曾論及。編者張渭水先生在民俗第四十期作有蛇郎故事的流轉區域及其他中亦曾論到。嫁蛇也是蛇郎與天鵝處女連合的精緻故事，至於新出的谷萬川的大黑狼的故事却是老虎外婆加上蛇郎又加上天鵝處女的。說來也奇怪，德國的民間故事也有暗中替人做事的，但却是小鬼幫助鞋匠做皮鞋，(時諧屨工篇)不是美麗的女郎幫助老太婆做飯洗碗或是紡紗。

(三)蟾蜍的故事 此篇有一點像格林的蛙。(時諧卷上)西洋民間故事所寫的美男子變成動物，為人撫愛，魔術即解。蟾蜍的故事在這一點上並沒有顯然變化的因果或痕跡。也就是說，為什麼蟾蜍被打時，沒有顯出漂亮少年的人形來，又為什麼蟾蜍遇見公主，即變人形，都沒有說出理由來；不加上因果的話，雖明知當初蟾蜍被打時不能顯出原形來，但也未始不可當作不肯顯出原形來的。

(四)瓠瓜麻的故事 這個故事凡三則：一，即牝牡雞式，屬於有連貫的一種，亦即是更合乎論理的。編者記錄此則，與嫁蛇有同樣的周密。(參看廣州民間故事序)亦為表解如下：

預伏	敵人來	遇伏
門上裝針	以手敲門	針刺通之
門上塗屎	以手撫門	屎塗滿手
甕內置蛇	甕內洗手	蛇咬手指
鍋中圓魚	鍋內洗手	圓魚咬手

海龍王的女兒序

灶內置卵 用灰止血 卵爆其目
繩吊磨石 走入房內 磨石壓首
手持鐵尺 痛楚倒地 鐵尺斃命

在一切犧牲雞式中，這是重複最多的，因為一二同為敲門，三四同為洗手，便格外顯得多了。二，即老虎外婆。三即梳辮故事。

(五)兩兄弟 即狗耕田故事。中國各地異式極多。狗鬚為竹等，可與嫁蛇對照。

(六)范丹的故事 此篇乃綜合故事，前半是問活佛（婦女七卷七號，吳興吳燮臣記）的異式，後半是天財（婦女七卷三號，紹興滌生記）的異式。現將天財撇開，（因已在廣州民間故事序中談過）只說范丹問活佛中西故事的異同。吳興的故事與翁源的畧有不同。翁源的是：

{ 桃樹何以開花不結子？——須挖去一缸銀子
{ 李樹何以結子不開花？——須挖去一缸金子
女兒十八何以不開口？——親夫到時即開口
烏龜修道何以不成仙？——二粒金珠吐一粒

吳興的是：

龍何以不升天？——明珠三粒須除去一粒
女何以不開口？——七根長髮須剪去三根
樹何以不開花？——七缸金銀須掘去三缸

格林的金髮三莖之碩人（時譜第二十八）是：

民俗 第七十四期

城中噴泉何以枯且竭？——須誅石下之蟾蜍

金黃蘋果樹何以無葉？——須殺嚼樹根之鼠

舟子何以久羈於職業？——須授舵與搭客手

波斯故事的哥哥的運命睡去了(pp.141—146)

獅子何以喫不飽？——須喫掉愚人

田地何以無收成？——須掘去黃金

國家何以不富強？——須除去女人

前三篇均敘代問難題的人得到許多酬報，甚至得妻；惟波斯故事是翻案文字，代問難題的人是個呆子，不但沒有得到酬報，反而被獅子吞掉，情節尤為新穎有趣。

(七)呂洞賓故事 關於這一類故事我作過一篇呂洞賓故事二集曾歸納五則故事為一公式：「呂洞賓愛扮乞丐或貧道或賣油人先使人暗中討厭而不明顯的討厭他，以後再使那人的生意興隆起來。」(童話論集 P. 105)清水所記，應在此公式範圍內的是第一，三，四，六，七這五則。至於第二，五，八這三則不妨以「試心」二字包括之。也就是說，清水所記的八則，五則是「助人的」，三則是「試心的」。呂祖全書(清劉體恕輯，大成書局石印本)共三十二卷，其中第二卷可說是呂洞賓集事故，有一百零三篇呂洞賓故事。故事內頗多詩句，變墨成金的故事尤多。關於「助人的」謹錄二篇畧相近似的：

「邵州城外，有老嫗開酒肆。一日有呂道人來索飲。……」

海龍王的女兒序

道人問價，媪曰：「每升錢二十」。道人以指點酒，書二十字於門外一紫石上而去。徐視則字跡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酒肆大售。」（邵城酒市，頁九）

「東京一歲民大病瘥。有老姥家需茶，子孫皆病。一日有道人來，姥善待之，以子孫病為請。道人曰：「翌旦待我」。姥早赴待之。道人絳紗裹藥曰：「病發者使執之，自愈。一丸可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姥從之，子孫皆愈。遍療及百人滿，果不驗矣。姥折囊已不見藥，但有書「呂洞賓」三字而已；方知遇呂祖也。」（絳紗裹藥，頁十一）

關於黃梁故事，歷代神仙史（卷三，頁十二，王建章纂輯）說是正陽仙師渡呂祖的，可補拙表之不足。（童話論集P.106）

（八）彭祖的故事——此篇共有二則。第一則是長命多妻的彭祖後半的異式。第二則是綜合故事，前半是棗核（中國童話集第四冊 PP. 1—15）的異式，後半是長命多妻的彭祖前半）從民間來（PP. 1—3）的異式。關於第二則，棲雲野客的七嬉（一八三九）中有一篇異式，也是綜合故事。敘甲乙至庚辛八鬼捉彭祖，俱為自身貪酒色財氣所敗，後來

「彭祖防之月餘，無所聞見……漸自矜放，謂必度八百歲無憂矣！一日，散步村外，舊有小河，架石為橋；橋側二人各持一物洗之，就之，乃小枝木炭，訝問所為。曰：「將洗黑炭作白炭耳。」彭祖微哂曰：「吾生七百九十九年，從未見

民俗 第七十四期

炭能洗白者。」二人曰：「是矣！」急出袖中金索繫其頸。彭祖出不意，變化不及，或推或挽而去。向晚，村人尋至，彭祖已僵冷，殮而葬於其四十九妻墓田中。」

(九)梁仙伯與祝英台 最後化虹的確是很美麗的，如清水自己所說。

(十)呆女婿故事 此篇共二十四則。最著名的送禮故事有四則：第五則是紙衣的獨立故事，第十四則是木桶（馬桶之轉變，較清潔，可取法）的獨立故事，第二十三則是湯圓（蛋麵之轉變）送入水車的獨立故事，第十六則是綜合故事，從穿紙衣到丟鴨蛋，又從丟鴨蛋到誤認買姨瀉肚為倒翻了湯。（民間故事研究 P.48 參照）第三則是「布機誤為肚飢」，丈母並不拿飯與呆女婿喫，減少了許多趣味。第六，七兩則是「屢次遭逢毒打」，第六則僅(6)牛鬥(5)人鬥，加以鷄鬥，第七則僅(1)喪事(2)喜事。（民間故事研究 PP.37—38參照）「學話的失敗」只學公式的，有第十七則(公式五)和第十八則。(公式二)(民間故事研究 PP.38—40 參照)學農句話的有第一則，第十一則，和第十五則，大都是最後說錯；如，「退財消災」說成「退財得災」，「壽比南山」說成「禍比南山」，豬欄貼的「六畜興旺」拿來用之於岳母的房子，照壁貼的「富客常臨」拿來用之於舅舅和舅母的新房等；自然以後一則較前二者為更有趣。

一九二九，七，三。

寫在「評廣州兒歌甲集」之後

寫在「評廣州兒歌甲集」之後

溫 仇 史

記得兩年前，還沒離家時，鍾敬文先生在廣州和他一班同志組織一個民間文藝研究會，曾于國民新聞附刊的傾蓋裏，登過一篇徵稿的啓事，給我見了，忽然高興起來，立意頑它一頑，——當時，確祇是頑而已，並不想于此立功立名，——就東塗西抹，湊拉了八九篇老故事，抄寄他們，並且還答應替他們再弄一些歌謠，諺語去；意思亦不外因為從前有人說過：「嶺南風俗柔靡而善歌」(?)一句，所以感恩圖報，欲以這些薄負時譽的土產，貢諸一般好此道者之前吧了。承鍾先生意外的獎勉及賜示搜集民間文藝的態度，正要着手從事，誰知生活逼人，不久，我就要離家遠出，對於搜集工作，无暇顧及，其後廣州屢經政變，敬文先生和他的民間文藝研究會益發消息茫然，于是，我也擱下筆來，單去應付個人的生活。最近，在許多雜誌附帶的廣告裏，得知劉萬章先生已替我們廣州編成了一本廣州兒歌甲集，並且，還有續編乙丙丁戊……等集的意思。當然，在我知道了這消息後，是非常的佩服，欣慰與感謝，滿心想也弄一本來看書，無奈說來慙愧，人是有看書的餘暇而錢却沒有買書的餘暇，對於那本書的內容究竟如何，只好付之揣測而已。

今秋，奔父喪返里，頗有幾天耽擱，從信來的文學週報第七

民俗 第七十四期

卷八月份月合訂本裏，拜讀招勉之先生那篇評廣州兒歌甲集，才知道劉先生那本書還有點缺憾，如字句的脫漏，方言的乖錯，註解的不應種種；雖然或許有人以為這是小事，不相干的，但在我，則以為既然是一種標明某處的民間文藝，就很應該要首先使某處民間自己有充分領會的可能才行，如果把廣州的兒歌給廣州人讀而不懂，這還成什麼話？劉先生大概不是做鄉親，他對於做鄉的土談，俗字發生隔膜是當然的，這也不是掩沒他身先士卒去探討廣州民間文藝的功勞，只不該急于問世，不去多多請教幾個「廣東佬」來做本書的顧問罷了。

但是，就招勉之先生那篇大作看來，我還感到幾處同樣的不滿。唉，做批評的工作真難呵！招先生忝屬同鄉，他評起廣州兒歌甲集來，對廣州的方言，俗字之運用和解釋，還似不十分過得去，可知「集思廣益」，的是真言，要不能恃內行人就說做的盡善盡美的。現在，且把我所知的關於此篇的各誤點寫出，當做也替做鄉民間文藝的運動盡點義務。

1. 利事——原句：「封封利事過龍頭」(三四頁三行)——應該改「利市」，或「利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解利市兩字說：「粵俗謂以財物給人曰利市。」并引乾淳歲時記：「臘月二十四日，市井迎儺，以鑼鼓徧至人家，乞求利市。」如果講究名詞的正確，自然要用「利市」，但所有廣州民間寫封包一類的名稱，皆作「利是」；即報章，曲本所採也如此，雖然「是」和「事」兩字的讀音

寫在「評廣州兒歌甲集」之後

在廣州人讀來沒有分別，而且兩字的來源都是「市」字之音訛，但在行文的習慣上，我們似乎不應該任意用字，以苦一般扭于習慣的民衆思索，何況民間文藝的形式又是力求與本來面目接近的呢！所以，在廣州民間通用的立場上說，就莫如用「利是」爲佳。又同頁第六行「利事」之解釋也有點問題，招先生下的註解是：「利事，用紅紙包錢給人，以示一己的好意。」以我所知，所謂「利是」也者，并不完全用紅紙包的，喪家對於來弔者例頒的「利是」是用白紙包的，而且也并限于示一己的好意，做犒賞品也有的。所以，我覺得招生先的解釋，微欠不周，只要把「利是」直比之于「封包」就好了。

2. 躋——原句：「咁好花鞋躋落泥」(三五頁八行)——應該改作「躋」。這個字的意思本就是「踐」的意思，但廣州人寫來從沒有用「躋」字的，通通都用躋緝的「躋」來代替，——這是取音不取義——並且「躋」字讀平聲，而這個字的讀音應該是上聲，(與洗相近)，橫豎「躋」字的意義既已和原字不符，那末，直提採用「躋」字有何不可？

3 愛——原句：「母親或乳母背負小兒謂之愛音ay(三五頁一行)——這裡所下的定義——除音外——是大大的錯誤了，「愛」字在廣州人說來，牠的意思只是等于「嗚拍小兒」而已，并不一定要「背負着」才叫「愛」。原句下面還有一句是：「與孩字是同義的」，這越發教我莫明其妙，真錯得出乎意外了。

民·俗 第七十四期

4. 猶猶——原句：「點猶猶之音Mau，即踴下之意。(三六頁八行)這兩字的解釋和註音不錯，但用字應該循俗」作「踴」，才可以令廣州人一望而懂。

5. 拉——原句：「……就我所知是「拉姑娘」而不是「細」字，「拉」者，末尾也。」(三六頁一四行至三七頁一行)——這個字用得~~不對~~，而且會被人把「拉姑娘」三字誤會到「拉夫」一類的事情上去。查字典有「盞」字，解釋引菽園雜記所載：「廣東謂老人所生幼子曰盞。」我們的廣州人從來就用此字來稱最幼的兒女，讀音作「L」，所以，這個「拉」字爲了符合原意而且明白，就應該改作「盞」。

6. Nug牙——原句：「甜Nug牙，Nug二苦味。」(四二頁三行)——這兩字的解釋不對。Nug牙是口病一種，這種病的特徵是舌短，說話時發音多在舌根部。廣州人對子味的形容常有下列種種說法：譬如講酸，就有「酸到眼開」；講苦，就有「苦到奪利(利舌也)」；講甜，就有「甜到Nug牙」……等，都不外是極言其甚的意思吧了。招先生看見下句有「攞啖茶」字樣，就斷作「苦味」解，未免神經過敏呢。

7. 鬮——原句：「猪股鬮，鬮二音un，有勁也。」(四二頁一三行)——這個字凡兩見，都作意，初時，我看了，覺得既不叶韻，又沒意義，後來，細心一查，才知道，「鬮」是「鬮」之誤，而「鬮」又是「柔」之說；原來，用「鬮」字于字音方面是不錯的，但意思還不對，試想，「猪股」是什麼？怎樣叫「有勁」？把牠們堆在

寫在「評廣州兒歌甲集」之後

起，再看上下句，弄得通麼？這樣解釋，豈不愈解愈難懂？廣州俗字裡有一「奕」字，意思是「瘦小」，孩子們多用以命名，——這是一種迷信，和貓狗的意同，——音是作 Nguu 的，我想，「驚」字改作「奕」字，那就于音義兩方都無遺憾了。至「驚」之誤「麟」，那大概是手民之罪。

8. 莫如——原句：「莫如扒草莫扒葱」（四三頁一四行）——這兩字嵌在原句裡，欠解，以我所知是：「咪黎扒草咪扒葱」，「咪黎」=「莫來」，因此，「莫如」至少是「莫來」之誤。

此外還有零星的錯誤：如三七頁六行，「掬花園」「掬」應該是「菊」之誤；三九頁五行「螻蛄名曰 guard-juard」，「螻蛄」應該是「蟬」之誤；全頁六行，「螻尾名曰螻me」，「螻尾」改作「蜻蛉」才符原意；四四頁一一行「唱小歌」誤作「唱山歌」之類。不過這無疑的多半是手民之誤，也不足為招先生此篇之大累的。現在，盡我個人的能力，僅能指出這一點點，倘更有不對之處，只好讓別位高明朋友也來負一些義務吧。我想，爲了民間文藝本身的健全，誰都不拒和別人商榷；誰都不懂和別人商榷的，招先生以爲如何？

關於劉先生那本廣州兒歌甲集，一俟異日有機緣拜讀之後，再事芻蕘，此刻只好暫擱不題。

一七，一一，一三。

讀了「台山歌謠集」之後

司徒優

「台山歌謠集」原是文昌陳元柱先生，在「台山中學」任教席時，抽功課的餘暇，徵集該處歌謠，用了幾個月工夫編成的。後來「中大民俗學會」，把牠印刷成書，流行於世，當做「民俗叢書」之一種。將來全國徵集歌謠，這本集很有優先的價值哩！

我對於歌謠，雖然沒有甚麼研究；但是講到徵集歌謠，都十二分贊成。故我「見獵心喜」，那末，於百忙中抽些餘暇，把這本書一一翻閱過，覺得集中的歌謠，我幼時都學唱過許多了。莫不是陳先生徵集台山歌謠，連我邑都徵到麼？抑或我邑歌謠和台山沒有兩樣呢？

這些問題令我發生大疑團哩！我疑這些歌謠，不是台山專有的。不然，我原是開平人，何以幼時唱的歌謠，亦同台山一樣呢？我又疑這些歌謠，不但台山開平係這樣，或者恩平新會都是這樣。何以故呢？恩開新台，向來叫做「四邑」，四邑的風土人情言語習慣種種，大畧相同，難道歌謠就不然麼？雖然我係有這種懷疑，但沒有証據，不敢武斷。後來我和恩平新會幾位老朋友談到這件事，把「台山歌謠集」給他們看看，個個都答道：哈哈！這種歌謠，我幼時都唱過不少了。或者一首之中，句有多少不同的，一句之中，各處土音有些分別的。

讀了「台山歌謠甲集」之後，

這樣看來，台山的歌謠，四邑多是公同的，何以偏名為台山呢？我再想想，又明白了！編這本集的陳先生不是四邑人，或者沒有知道我「四邑」習慣相同；他在台山的地方徵集歌謠，當然以台山做目標，誰怎知連我「四邑」人慣唱的歌謠，都徵得七七八八，正所謂「功過其志」了。我因為讀過這本集，先要多謝陳先生！能够把我「四邑」的歌謠，編集成書，流傳於世。但係「循名核實」起來，我覺得這個名稱有些未妥。依我的愚見，應該改為「四邑歌謠集」，較為「名實相符」些。若還嫌有所未備，可再徵集恩開新三邑歌謠。如有和集中相同的，添下注腳，表明公同，有稍異，兩首並存，証其異同，或取其音義較協者。至集中未見的，挨次編入，以補足之。這樣辦法，將來無難完成一本四邑的歌謠集了。不知陳先生以為我所說的對不對，「四邑」各位同鄉以為我的主張合不合，統求指教！指教！

一八，七，七，於廣州市立中學校

富陽的生產風俗

葉鏡銘

我現在頗有將我們富陽的各種風俗，就力所能及，把他紀述出來，供給我們的民俗學者的意思，所以除日前已將富陽的婚俗，喪俗，錄寄民俗外，茲再把生產風俗寫出，寄呈民俗學會諸先生

民俗 第七十四期

之前，如認爲值得一刊，就請補民俗的白，錯誤之處，尙希指正。

一，產前

在產前一，二月，孕婦須往母家去一趟，說是往母家去走一走，產下來的定是男孩，有句俗話：「踏踏娘家地，生個小弟弟！」如在快要臨產時，就不能再往母家，既倘小孩產在母家，則母家就一輩子不發了，如不將棟樑換去的話。產在別人家裏也不好，但比較產在母家稍次，所以在不得已時不妨讓她生產，但產後却必須到那人家去請過菩薩。

臨產的這個月，(也有較早的)母家及別的親戚，均須端「So M羹」去給「So M娘」(即產婦)吃，(So M羹，是：白齋，核桃，紅糖，雞蛋，掛麵，等五色，)母家更須做些小孩穿的衣服去。這是指「頭生」言，如二，三，次生產，除母家仍端「So M羹」去外衣服及別的親戚的「So M羹」均要去。自家在此時也預備好了生薑，小孩穿的，及蠟燭等。

二，臨產

臨產時，就去叫了收生婆來(但也有自己或阿婆，或鄰家婦女)收生，又叫一個婦人(或自己的丈夫)抱腰，他人均不得入內，靜待產下，一面由家裏人備好了湯水，及產婦吃的炒米茶，生薑茶，(放紅糖)等。一聽見小孩生出，即捧了湯水上去給小孩洗，拿了炒米茶，生薑茶給產婦吃。一面就在灶司面前，祖先面

富陽的生產風俗

前點蠟燭。又胎胞則藏在一個盛有石灰的瓶裏，或埋葬。

三，產後

產婦生下小孩後，就坐在床上約點兩支香工夫（因為這裏一般人家，均不備有時辰鐘）方才翻下。生出的小孩，這時大抵由阿婆代理，因產婦已甚疲憊也。如這小孩已先有姊，或兄，暫不能睹面，須在一，二日後，先用米篩，紗篩隔着看過，方可正式看。在產後一日一夜，就給小孩「開口」，用了黃連或犀黃「開口」後，就給他（或她）吃「開口奶」，「開口奶」不是產婦的，須問人家去討，蓋這時產婦尙未有奶也，去問人討，倘自家的是男孩，則被討的人的小孩該是女孩。自家的是女孩，則對方該是男孩。如其兩個小孩是同性，對被討的人的小孩不利。產婦「落奶」來時，須用葱泡湯，用木梳在湯裡一放，拿起來在產婦的乳上梳上幾梳，說如此則乳孔就和葱管一般了。在「落奶」之先，產婦最好淡食。

到了三日頭上，須做三朝，辦一些菜蔬祭祖先，祭畢，就請收生婆及鄰舍來吃。

一月到了，就請菩薩，請祖先，給小孩剃頭，（剃頭，男孩大抵不滿月就剃了，女孩則一月，或一月另幾天才剃）剃下來的頭髮，就用一些貓毛，狗毛（這是臨時從貓狗身上剪下來的）一同用紅紙包起來，用紅線線紮好，將牠保存起來，不肯輕易丟去。這天滿月的如係男孩，戚友咸送禮往賀，主人則設筵款待。

民 俗 第七十四期

再：尙未滿月時，產婦不能走過別人家去，如走進去，則那人家，就要養不與家畜的。在這個月裡，產婦的房裡稱「暗房」或「暗室」，年老的人，大抵不願進去，就是產婦也不願要他們進去，因為這是產婦的罪過。

正文寫完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不覺臉發燒了，慚愧啊！寫出了這麼一篇自己看了都不滿意的文字，怎麼給別人去看呢？但生性疏懶的我，要改寫一次，實在不願意了！不但改寫，就是謄正都不高興呢！也罷，就讓牠這麼蓬頭赤足的去見世面罷！

十八，七，十二。在富陽周家街

富陽的迷信的治病法

葉 鏡 銘

我們富陽一般人的治病法，很少有請醫生用科學方法施行正當的治療，有也只是城市中，或較大的鄉鎮中的比較開明的人。（但我可武斷一句：實在少得可以）一般人，總不外下面所述的幾種：

求神 去求時，衣服要乾淨，手，面（尤其是上下身）要洗得清潔，預備了香，燭，元寶。到了廟裡，就點起香燭，燒了元寶，向神跪拜，說明來意。如係求神保佑，或挽回之法，則取神桌上的筊，（筊，係兩片竹片，如丟時竹片兩片均向上叫陽筊，向下叫陰筊，一上一下叫生筊）合着在香上繞幾個圈子，說偷病人

富陽的迷信的治病法

有陰人(即鬼)攪擾，請賜陰笑；如陽壽未滿，因有幾天魔難，于大命無妨，請賜陽笑；如無陰人攪擾，也沒有魔難，請賜生笑。像這個樣子(說話並無固定，可由求的人隨意說)說了後，將笑向神桌上擲去，如係陰笑，於是說：既有陽人攪擾，那末我們回去馬上去求，請再賜陰笑。同時再在香上繞後擲下去，是陰笑，就回去求陰人，如不再是陰笑了，則主病人的病痊愈。雖是這樣，但求者必要擲到自己認為滿意了，方才回去。講究的，在神前許願：如病好了替神換金身，或做鑿閣，或修廟等不一。還有是求神醫治，則在神桌上取了籤筒，在首上繞幾個圈子，跪下去搖出筒裡的籤來，(籤共計百支，列有號碼，自一號至百號)拿了籤向廟祝換籤經，給予銅元幾枚，經裡有的有藥寫着，有的是詩，拿了籤經，就到藥舖去買藥，拿回去點起香燭燭來煎，煎好，就攪入一些香灰，說這是神的仙丹。

問卜 病輕的，大抵請測字先生測病字，或請瞎子先生算命等，知道知道病人的病有無危險就是。病重的，則是應起課了。起課之先，須在病人床前點了香拜過，對鬼神說：倘有什麼衝犯的地方，我們不能見你們，所以不能知道，請跟了我們上課去，自己去說罷！於是捏着香走出門去，並帶了家人的八字，起病的日子等去請測字先生或瞎子先生起課，於是他就將各人的八字推算過。誰對病人衝；或家裡放着不利的東西；或有什麼鬼附着，要請，要送；或什麼地方動土，病人值年的星宿不好，有什

民俗 第七十四期

麼關尅，須請道士告土，解星宿，過關；或嚇出魂了，要叫魂；(叫魂的方法詳後)或要請那一方的醫生，吃那一方的藥；或已無法救治，不必弄什麼了，嚇急得病人的家屬暗泣不已。倘使病人出於意外的好了，則卜者必說那是你家的風水好，祖宗有靈感。

「揸耙(?)」 「揸耙(?)」大抵是被認為病人有妖精迷，或惡鬼攪擾，就由家裡一二人作主，不讓其餘的人尤其是病人知道。叫來了，就先在別人家裡畫符，畫好了，就叫人拿到病家裡的門上，窗上，灶門口，牆縫裡，貼好，這裡就點起蠟燭，燒起符來，由一人(或二人)作「混耙(?)」，手執耙在桌上磨着，另一個「清耙(?)」把着耙，一回，神召到了，那「混耙(?)」就暴跳如雷，由「清耙(?)」給以刀叉之類，引着他到病人家去捉妖精或惡鬼了，捉到了，就把牠關在瓶裡，用畫符的黃紙將瓶口包紮好，事後將瓶裡的鬼怪用火燒掉，或埋葬。有些神會醫病，用耙放在病人手上，說出應吃的藥來，由「清耙(?)」紀錄。

其他 病人神志昏迷，就給他(或她)叫魂。叫魂有三種：一，是在病人未病時受嚇之地，照了燈籠，張了傘，拿了病人的衣服，去叫；一種是不知受嚇之地，叫天魂，用梯子一張，攔在屋簷上，一個爬在梯子上叫病人的名字七七四十九聲，一個立在下面，應四十九聲；還有一種是叫灶魂，在灶上的一人叫，在灶下的一人應，將錢拿去，也是叫四十九聲。

被妖怪迷時，一聲不響抬到菴廟裡去躲避，不讓人知。

富陽的迷信的治病法

小孩病時，從睡夢中嚇醒來，或身熱吵鬧，就去叫了會「收驚」或「收土」的老婦來，她認為有土，就用米一碗，碗裡放水缸腳下的泥，及銀，銅，鐵器各一，用小孩穿過的衣服包好，覆轉來，在小孩的頭上，身上，腳上搖，口裡說：「南(東?)方甲乙木，西(南?)方丙丁火，東(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土公，土婆，土爹，土娘，土子，土孫，我家何方，諸神迴避，天無忌，地無忌，陰陽無忌，百無禁忌，有土收土，沒土收五方惡氣！」這麼念了幾遍，將碗翻轉來看，米少在那一角，則土即是從那一角隱來的，將缺的地方拿幾粒放在一碗水裡，拿幾粒丟掉，說：「土公土婆駝(拿也)得去。」於是再用米將缺的地方補滿，包好，翻轉來搖着說着。一直弄到不缺，然後將這碗米放在小孩睡的地方。「收驚」所用的東西同，惟說話改為：「天驚，地驚，神驚，鬼驚，念念「奔斗(?)」驚，小人勿曉得，□□□出一驚」(□□是從頭至腳改換的，如搖在頭上則說：「頭頂心裡」，腳下：「腳底板(?)裡」)，缺米的地方，也丟掉幾粒，但不說什麼。水碗裡也放幾粒，收好，這碗米也放在小孩睡的地方，水碗裡的米連水潑在狗身上，收土的那碗水米也一樣。意思是將病過給狗。

拉拉雜雜的寫得不少了，就此帶住罷！

十八，七，十二日於富陽。

關於不落家

曹松葉

讀民俗第一期，招北恩先生的「廣東婦女風俗及民歌一斑」一文裡邊有「不落家」一節，說是順德縣一種特異的風俗。可是兩年前我在廈門集美學校時，一個惠安縣的學生，常同我談及「不落家」的情形，我現在寫一個大概在下面：

惠安縣一部分的女子，出嫁之後，第三天就回到娘家，在沒有產生兒女以前，除了年節農忙之外，是不到男人家裡去的。——就是男人求學年暑假回家，或經商回里，亦不來同住。——男人的衣褲，她不負洗刷的責任，有病她也不來照顧。她們的團體裡面，有團長營長等等，團營長等可以指揮全體的人。如令某日全體到男家去，那末大家都去了；某日回娘家來，那末大家都回娘家來了：這種命令，是沒有一個人敢違背的。

照這樣看來，「不落家」的風俗，非廣東順德縣特異的風，福建的惠安縣的一部分，也有同樣遺風。並且依我推想起來，這種風俗，各省恐怕還有，可惜書籍上既沒有記載，現在注意的人又太少，以至我們無從知道牠的過去歷史和現在全體的狀況了。例如招先生所說的「自梳」（我記到新女性一卷十二號亦有人做過這樣一篇文章，似乎比招先生詳細一點。）在前漢書地理志有底下的一種記載：「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

河南除夕風俗

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又如廣東大埔的客人凡有好友來家，卽叫妻子侍宿。而前漢書地理志，亦有類似的記載：「太子舟賓養勇士不受後宮，萬民化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遇，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我這兩個例子，本身尙有問題，固然不能類推「不落家」的風俗，有長久的歷史，和散布得很廣，但是很有可能性。

至於招先生說看「自梳」「不落家」「守貞白」三種風俗的背景，就知他們都是冤枉在虛榮之下，這句話我以為不大對，因爲其中「不落家」，並沒有什麼榮耀可言：他們結婚之後，何常不想度甜蜜的生活，不過受不起旁人攻的擊，不敢嘗試罷了。

寫了幾句潦草的話，希望招先生原諒。

一九二九，五，五，于金華省立七中

河南除夕風俗

袁 三 英

固然現在改除舊曆而爲陽曆，但民間却有一時不能改之情形。這就是中國人的一種特性，有復古性，如現在的敬神，總覺得神是可敬的。中國是「不患不均而患貧」，所以人民想發財的心非常大，但倘能實地擴充起來，也就是中國致富的原因。我每次說話要先開「前引」，或「導言」，麻煩許多精神，及耗費許多時間，

民俗 第七十四期

這是不大好的，要不問的。現在我要說的，就是河南除夕及過陰曆年節的風俗，列在下面：

(1)搖錢樹——在灶君畫上列有搖錢樹，其形似樹，樹枝上懸一些金錢。今有人緣此故，立一大竹於院中，竹枝上繫些金錢，鈴，棗，胡桃……等物。無論男女皆可來此相搖，倘有福氣則可以得許多金錢東西。最有用的，即是在每年十二月三十日夜間，有財神從空中飛過，倘財神正過時，則搖「搖錢樹」，而財神的金錢可隨樹而落下，得錢很多，從此便可成一富翁。據鄉老說：前日有一個劉四娘聽見空中有銅音飛過，則用磚塊擲之，不幸擲在錢尾，只落下五千餘錢，後因他家沒有搖錢樹及福氣，所以他得的金錢是意外之財，遂害了一場大病，化了六千餘錢，這也是不幸，太沒福氣了。

(2)棍擋門限——在除夕夜間，每家門限外要放一根大棍，橫躺在門外，並且家人不知者不須向大人說或拿起來，倘一說則破了，所以家中有小孩子拌倒者，也不敢言說。據說這是擋元寶的，不須家中元寶跑到外邊去，所以用棍擋住。在此並且有人說棍越大越好。

註：元寶，即銀子，或銀錠。

(3)驅貧接富——在除夕夜間，把家裡的舊衣服，攤在火上烤一烤，並把塵埃及髒物，送到十字路口，再跑到富戶人家的地中挖一把土，用籃提回，放在自己家中，上住門。據說這是把

河南除夕風俗

全年的貧氣送去，換上新的來了。並且可以當富翁，不爲貧戶了。
• 就可以安然享快樂。此謂驅貧接富。

(4)敬財神——家家戶戶都要敬財神，有的是像，有的是牌位，總是免不了的。並且到了除夕夜間，把金錢用紅頭繩串住，放財神面前。(各神亦有)據說這是教財神爺引針穿線，拿他的錢可以把富戶人家的錢搬過來的。放的錢越多，隨後享福亦大。還有舖家神柱上亦要寫上：「增福財神」的字樣，並且到初一，十五全舖人焚香叩首。

(5)吃元寶——每年元月一日五更時，家家戶戶都要吃餃子，當時便一二個餃子內包上幾個錢，與別的餃子相混，讓全家人吃。據說誰吃着有錢的餃子，便是誰有福氣，窮來不受窮，可以享福的，一家亦要受他的利益。所以每家都有此種舉動。

(6)吃大饅——此饅按全家人口而蒸數，比平素大得很，每個要有半斤重，在這許多饅中，只包上兩個有錢的饅，到元月一日上午則分吃，誰吃着有錢饅，就是有大福氣，與吃元寶相同，將來是不會受窮的，有福的。(饅即饅頭。)

(7)掃房子——每年在十二月廿四日爲掃房子的日期，固然爲新年而清潔的，不過有些人，沿爲除舊換新，並迎接財神的，倘不乾淨，則神不願意居住，或厭惡時，必致全家財敗人亡，這是很危險的。所以到了廿四日，各家都要把房子掃一掃。

(8)天燈——到元月一日五更燃着，有的掛在高樹上有的掛

民俗 第七十四期

在竹杆上（三四丈高）。據說這是相皂神從天宮回來時的路燈。
（還有人說是相送子奶奶，因為家中沒有孩子。）因為皂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天去，到天宮內說些許多好話，天爺賜給許多金銀財寶，到元月一日五更便回來，倘不燃燈，在路上恐怕皂君把金銀失去，遺到別家去，所以家家都燃着。現在有許多人不能。

附祭皂君歌（皂三三灶？）

「一碗凉水兩棵葱，送我皂爺上天宮，
你爺對給他爺說，就說我家甚是窮，
多帶皇糧少帶災，再帶財寶下界來，
多帶跑馬射箭，少帶穿針搭線。」

這首歌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間祭皂君上天宮時的歌詞，祭皂時，按說：「老皂爺乾糧，十八乾糧有數事。」這是給他放十八個餅。並同時有一盃水，水內有草，料，五谷。還有兩棵葱及皂糖。臨送時照此歌詞唸上三遍，把水潑在門外。便算了事。

(9)用剪——自除夕夜五更時起至初二日早上止，在初一的一天不準用剪，因為剪可以破壞一切的，並且財神及一切神都正在過年，不喜歡婦女用剪刀剪布，所以人們為各神之故，尤其恐遭財神之反感，為自己財產之受損，而沿此例，成為風俗。

(10)潑水——在除夕夜間，各家長者都告訴幼者到明天五更時，臉水及其他污水，不準潑到院內，誰更不聽，就不得過華年

由潮州競渡的風俗談到龍舟自由行動的趣事

，這等話是遊幼者的心，其實，他們的真意思。據說，到五更時各神皆下降，參觀下界，並自己家的皂君亦從天宮回來，到自己院中見些泥濘及不潔物之物，必起厭惡之心，致令全家傾覆，這是不好的現象。各家爲自己財產起見，便絕對不讓水潑到院中。

(11)吉利——一名燎窮，即是在元月一日五更時用杆草（穀子杆）燒着，向自己的門後，牆角，黑暗的地方都用火燎着，以爲這是燎窮換富，和驅貧接富差不多。

(12)狗吃饅——亦是在五更時，用一個麥子饅，一個高粱饅扔到院中令狗吃之，倘吃麥子饅，則人吃高粱饅，今年年歲不好；反之謂年歲好。則可定出年歲的好壞。

以上數端，皆就陰曆年節的情形，隨便說出來，以備參攷。就此十二條便看見中國人的求神發財心及迷信性是不小的，求神而發財定自己的幸福者，豈不妄想哉？不過中西其揆一也，而尤其是中國爲尤著焉。 一九二九，二，廿八日於洛陽四師

由潮州競渡的風俗談 到龍舟自由行動的趣事

黃昌祚

江南一帶習俗，每屆端午時節，必大賽龍舟，在昔的用意，固然含着追悼楚國大詩人——屈原——的作用，但年湮代遠，各處相習成風，遂把這個紀念屈原的忌日，變作大家玩意兒的快樂

天了。

我們潮州，對於競渡這種玩意兒，在昔也便極盛，但這種風氣，傳至今日，似未稍殺，所以鄉村的後生輩，年屆端午，都是依然興高彩烈的去做。他們的花樣，雖然脫不了傳統的色彩，但有時確能添了不少極詼諧極滑稽的趣事來助興，使你偶然碰見着，不由的要笑到肚腸都痛了。

他們當競渡那一天，便要扒到他們所共奉祀的神廟去拜神，以祈神庇佑他們平安。但龍舟競賽完畢之後，必須演戲（至少一槓）酬答龍神，名曰「壓地靈」。他們以為如果競渡之後，不演戲壓壓地靈，在他們的鄉村，這一年內必定很衰敗不祥，所以，這種「壓地靈」的把戲，無論怎樣情形，是不能免掉的。

又有一種關於競渡的迷信，就是在某一溪澗，如果常常有人在那裡浸死，他們便說是有「水浸鬼」在作祟。所以，當競渡的時候，就請龍舟到那裡扒來扒去數次，名曰「洗溪」。他們承認龍舟的威權很大，如此去做，「水浸鬼」自然怕它而逃走了。

我想關於端午賽龍舟的習俗，暫且這樣膚淺的說一說，異日有暇，當另文詳之。現在把龍舟自由行戲的趣事，先寫于下：

時間大不清楚了。相傳揭屬龍砂鄉，在某年端午的前後，般好事後生們，閒着無事，相以語言激鬥，結果遂決議比賽龍舟，于是即擇定日期競渡。當競渡之日，龍舟馳騁于該鄉附近溪澗，兩岸滿站着紅男綠女，而鑼鼓叮咚聲中，夾雜着人語噪嘖呼叱

由潮州競的風俗談到龍舟自由行動的趣事

，情形煞是熱鬧！

日午，大家登陸稍爲休息，而龍舟則泊于該鄉前面近溪之竹林下，因此處兩岸遍植青竹，竹的枝葉，都下垂水面，故空氣較他處爲清爽，而且流水不湍急，所以甚宜于停泊舟楫。

有一撐舵的老婆，偶因到溪墘洗物，乍見所繫于竹叢二龍舟，張口吃食竹葉，咯咯有聲，婦但怪而不言(俗云係天數難逃)。

午飯後，其夫復往要展本領，她便拿住不肯丈夫出去了。她起初本想不使丈夫知道，但經苦口央求之後，總是無法打消丈夫的「興頭」，她惶惶之極，于是不得不將情形告訴官人。可是，她知道雖然把實情告訴官人，但官人未必就肯聽從不要去撐舵，所以，便附帶一個要求，叫丈夫允許履行所請的條件，不然，除非她死了，便不阻擋官人。

丈夫當此情況之下，着實無法，他爲着快點擺脫這種無謂糾纏，所以很急燥的說着：

「什麼條件？快快說罷！別再嘮嘮叨叨了。」

也知道丈夫已肯接受所要求的條件了，所以，趕快取出做新娘時用過的黑色裙給他的官人，並吩咐官人于競渡時，把這領黑裙圍住腰際，自然可保無事，不然，則恐……他聽到這裏，也有幾分莫明其妙的驚懼心，但結果總受好動和耍體面的熱情壓服着，而非趕熱鬧去不快了，于是他遂不得不尊着乃妻的囑語去做。

當龍舟開始競賽的時候，到也沒有什麼異樣，但競賽有幾次

之後，漸漸作怪了。它的速率不但比平日快百倍，反正已似在飛一樣了，它奮勇前進，不受撐舵，任意作制了。大家慌了，停止不扒了。但，龍舟却依然向前猛進。「啊！糟極了，糟極了！它怎麼不扒能夠自行呢？」兩舟的人，當此時候，只有呆坐以觀其變。但，這兩條龍舟約畧行有十餘里的水路，到一臨溪而居的村落前面，便不見了，聽說這個村落的鄉名，叫做「缶窰」。村前溪的水，深不可測，每日水流至此，必見水勢流動，兇猛可驚，但村人因看慣了，亦不之怪。

現在，這兩條龍舟既猛駛至此，忽然全身捲入漩流中，那得不惹人疑惑呢？于是全鄉的尋父覓夫叫兒者，咸集該處呼喊，痛哭的聲音，幾撼天覆地；而道旁觀者，亦莫不嘆息泣下，以悼念此事離奇慘痛。至于兩舟中的人，雖然身捲入漩渦裏，倒也沒有什麼異樣，可是，當龍舟要駛入漩渦時，那個被妻迫穿黑裙的撐舵漢子，則跌落溪中，不得隨全舟的人進入漩渦裏去。他雖然得到生還，可是舟無撐舵，當然要任從潮水飄流，終致全舟覆沒深淵中。他們大家的生命，都是受這箇穿黑裙的撐舵者斷喪掉，絕不能埋怨其他的人呵！

但是，同時捲入漩渦裏的別一條龍舟，他們當駛入漩渦流的時候，撐尾舵的亦一並駛入，所以它遂由錫場鄉溪澗的一處漩流駛出，全舟的人也皆得以無恙回歸。而那沈沒在深淵中的一羣冤魂，每屆端午佳節這一天，相傳附近的鄉人，咸隱聞有叱咤鑼鼓

曹衆故事

的聲音。本地人遂稱該處爲「龍穴」，而以錫場那個出處，則稱爲「虎穴」焉。大約他們是要使它傳會于「龍孔入虎孔出」的傳統迷信，所以便說：「如果那條沉沒在漩渦裡的龍舟，不是被撐舵者圍着女人的黑裙所累，則敢斷定它亦會平安從「虎孔」出來咧！」

* * * * *

再者，這篇故事和上次「少女化作嫂啊鳥」的傳說，都是鳴盛兄告訴我的，盛兄是我多年的好友，似不用說什麼感謝他的話——因爲我倆一向極痛恨這種客套，所以總以不說爲快！

一九二九，七，九，旅羊病中。

曹衆的故事

曹 松 葉

我們鄉裏，尙房（我們的鄉村，是由金華到浦江的大道上，一個最重要的市鎮；將全村的居民，分爲八房，尙房是其中之一。）的巷裏，在夜深的時候，常常有人看見一個穿麻衣敲木魚的大肚和尚。自從曹衆的母親，生了曹衆以後，就沒有得看見了。

他生平好替人家打官司（打官司即訴訟的意思，狀司被他告掉去的，實在不少；就是知縣老爺，也都怕他；他卅縣裏，是很著名的。

有新官上任，他必定穿了破衣，到馬頭上去亂碰，讓親兵拿去，乘機敲幾個錢用用。

民俗 第七十四期

有一次，一個新官上任，知道他很利害，想給他一個下馬威，招他去罵道：「曹衆你這懶秀才！壞東西」。他就拿下紅頂帽子道：「是的老爺，我的帽子壞了，請你換一個新的給我」。知縣也沒有法子。

後來他的秀才革掉了，他說很好，做沒有龍頭（沒有龍頭，就是沒有拘束的意思。）的馬了，可以自由了。

有一次知縣老爺，因為有一大樟樹，把縣堂遮蓋得很黑暗，於是截去一部分；那知當時，死掉幾個紳士，大家以為龍脈弄壞了，到上司去告他。知縣老爺，大起恐慌，把曹衆請去想法。他說把樟樹的枝幹都砍下來，知縣就照樣的教人砍下來；他又說把樟樹的樹身與根都掘起來，知縣就照樣做。——這個時候，知縣怕得很。——他又說雕起萬歲牌來。於是知縣知道方法了；等到上司行文到的時候，他就申明砍樟樹，是拿來雕萬歲牌的，因此得以無罪。

有一次一個兒子同父親打架，把父親的門牙打掉，父親到縣裏去告狀，那個兒子到他這裏來求救，當時他同人「油糊」，（油糊是金華的土話，一種紙做的賭具。）他故意做出聽不見的樣子，問他什麼什麼，教他靠近耳邊來說，他乘機把那人的一邊耳朵咬下；他同他說：「你可以去對老爺說，因為父親來咬耳朵，我痛不能耐，把肩一動，他的牙齒就掉下來了；那人因此無罪。

有一次一個人吊死某某家裏，那死人的家屬去告狀了（告

曹衆故事

狀即訴訟的意思)；那被告的人，到他這裏來求救，他說把死人放下來，他們就照樣做，他又說吊起來，他們又照樣做，他又說放下來，並且教他們把死人穿起新鞋來。等到縣官來的時候，他教他們同縣官說：「這是他們設法加罪於我們的，你看死人的鞋子是新的，鞋子底下沒有泥，頸上有兩條繩子的痕跡，這不是明明已經吊死的人，他們背得來，再吊在我們家裏的証據嗎？」因此死人那一家，反而得罪。

有一次一個狀司(狀司的意思與紹興人所說司爺意思相同)同他說，我肚裏很難過，因為我的生意都被你做去了，我要同你試試本領。他說好的，並且說「我來做兒子，你來做父親，我打你兩個巴掌，你到知縣那裏去告我。」狀司以為這樣可以得勝，便答應了，他們兩人就照樣的做。縣官坐堂，起初傳進曹衆拍案大罵，繼見他並不開口，只用兩手搖動，連忙叫衙役把狀司打出。狀司挨了一頓打之後，還不知道什麼緣故，他於是把兩手給他看，才知道他右手寫一「爬」字。左手寫一「灰」字，(爬灰是公公調戲媳婦的意思。)縣官看見，所以把狀司打出。

有一天，一個燒瓦的人，同宰相打官司；——因為宰相說他鑿斷他的父親的墳墓的龍脈——，他到他這裏來請教，並且說只要官司得勝，就是破產也不要緊，——因為燒瓦的人，很有幾個錢。——他就問宰相的父親是什麼？說是宰相；他就做起一張狀：「父既相，子亦相，意欲何為？」帝皇看見這張狀，馬上把宰

民俗 第七十四期

相的職免掉，燒瓦的人，官司就得勝。

有一次，一個人請他寫對聯，他問那人娶親的情形，那人說：他是第二次娶妻，聘禮一共八兩銀子，三兩是現款，五兩是欠的，女子是沒有嫁過丈夫。他隨手就寫成一付對：「一婚女二婚男，三兩現五兩賒。」

縣裏有一個流氓，別人同他說：你敢打曹衆，算得好本事；那人候他來的時候，就一把掌打過去，他馬上說：「娘舅，對不起，我以前不認得你，請你到我家裏去吃飯。因此天天待那人很好，到過年的時候，他對那人說：今年很難過，請你今夜到某人家裏去上吊，我隨後來救你，可以敲他的竹槓。那人答應，就去上吊，但是他不去救，讓他吊死。明天到那人家去鬧，說吊死的人，是他的娘舅，說要去告狀，就敲出幾百塊錢。那人家就是以前說話的人，這是他的報復方法。

後來充軍到陝西去，路上碰到一個武官，他問他犯什麼罪，說是跌死馬夫，他就和他做好一張狀去告，不久那武官就無罪，並且放到陝西做官，他於是在衙門裏享福了。

他經過的路程，都有詳細的記載，所以他死之後，尸首仍舊按照他記載的路程，搬回故鄉來。

這首故事，我們鄉村裡的人，個個人都知道，我將來想查查宗譜，看看真正的曹衆與口傳的曹衆有什麼不同。

一九二九，五，五。于金華省立七中

浙川民歌一覽

梁永義

這幾十首民歌，是從故鄉——浙川——搜集來的。有的是「兒歌」，有的是「山歌」。有的含教訓意味；有的含着苦悶思潮；有的優雅可愛；有的滑稽可笑。彙錄於下：——

I. 月亮走

月亮走，我也走；我給月亮趕牲口，一直趕到馬山口。吃牛肉，喝燒酒，開開後門摘石榴，石榴樹上一對鶴，「撲拉灘拉」過江河。江河對岸一對女，不梳頭，不纏腳；頭上銜個ㄙ ㄩ ㄉㄨ窩，腳上……（下面遺缺半句。）

註：

- （一）「ㄙ ㄩ ㄉㄨ」，方音，鳥名。舊曆初夏則至，夏後即去。形似燕畧大，羽黑色。善飛翔，捉食空中昆蟲。鳴聲婉轉，頗娛人耳；浙民常以之比「淑女」。其鳴多在黎明，故浙川農民多以其鳴為「起床點」云。

II. 禿子禿

禿子禿，上南溝。割白草，喂ㄇ ㄨ ㄉㄨ牛。ㄇ ㄨ ㄉㄨ牛喂哩壯壯哩，老爺騎上趕仗ㄇ ㄨ ㄉㄨ哩！

註：

- （一）ㄇ ㄨ ㄉㄨ牛，就是牛犢的意思。

痕 俗 第七十四期

(二)趕仗，獵人名詞。每於獵時，一人坐於崖石下，執槍待獸，名曰「坐仗」；餘皆滿山吶喊，期獸聞聲驚出，百方驅之，使獸近「坐仗者」近旁，以便擊之，名曰「趕仗」。

III. 鬍子白了可怎着

「ㄍ儿 ㄍ儿」●，上草为么●。媽媽不給接老婆，鬍子白了可怎着？

註：

(一)「ㄍ儿 ㄍ儿」，雄雞鳴聲。

(二)草为么，草積也。

IV. 麻子麻

麻子麻，上樹女丫●。吃竹葉，喝竹血。麻子死了變鬚鬚。我給麻燒張紙，麻子問我●叫大爹。

註：

(一)上樹女丫。樹女丫，樹林也；上樹女丫，往林中去也。

(二)問我，猶言向我也。

V. 小老鼠

小老鼠，上燈台；偷吃油，下不來。

VI. 紅石頭

紅石頭，「巧一 女丫 女丫」●。婆子死了我當家。

VII. 月亮一芒

月亮一芒●，黃々Y 々Y。爹織布；娘紡紗，奶奶打穗符●，「呼啦啦。」

註：

(一)月亮一芒。浙民呼舊曆廿七日，廿八日之殘月及初一初二日之新月曰「月亮一芒。」

(二)打穗符。手工織布機所用送緯器——梭——之一部份，上纏綿紗而中空，浙民呼之曰「穗符」。「打穗符」，即纏綿紗使付該中空之物也。其法置「穗符筒」於紡紗機之錠上，使紗之一端纏於筒上，然後如紡紗然，轉其輪。遂發「呼啦啦」之聲。

VII. 門外叫喳喳

忽聽門外叫喳喳，原是張家打李家●；一拳披去頭流血，雙足踢來口無牙；被髮救駕王大嫂，袖手旁觀趙二麻；我看這事真不了，明一●一定到官衙。

註：

一)張家，李家。浙民呼雇工曰張家李家，因其姓氏而異。

二)明一。浙民：「日」讀爲「日」，如曰「日光」則無變動。但云：「今日」「明日」時，即讀「日」作「一」；似與山東音近。

VIII. 白紙扇

一個大姐十六七，梳飾打般^㊸下樓梯；白紙扇子遮臉皮。娘說：「女，莫要鬼^㊹！隔牆住個焦焯皮^㊺。」女說：「娘，老東西！吓話都是孀說理！誰家爲女不想好？誰家喫豬不想肥？好馬撒在河灣裡，不被鞍子誰敢騎？日頭不落早些睡，柴門門得緊緊哩！象牙床，敲腿睡。氣死隔牆焦焯皮。」

註：

(一)「梳飾打般」，修飾也。

(二)鬼，驚嚇也。

(三)「焦焯皮」，好吊膀子之男子。

IX. 麻野鴿

麻野鴿，尾巴長，接了媳婦忘了娘。娘說話，狗臭屁！——媳婦說話一台戲。娘說：「想吃糖燒餅」，「看看今年吓光景？」媳婦要吃梨，急忙上街去趕集。

X. 大雪紛紛下

大雪紛紛下，麥米都漲價。孩子要吃饅，媽說：她裏嫁。

XI. 早早睡

早早睡，晚晚起。那一天不省半碗米？

XII. 小針宅

小針宅^㊻，脂梅花。水裏蝌蚪海棠花。

註：

(一)針宅，裝針器名。

XIII. 脚邊這樣大

「叫聲我的女邪，我細聽娘話呀！孀今年一十七啲，過年一十八呀，到後年送孀到婆家啲！公公也要打啲，婆婆也要罵呀！孀丈夫還嫌孀脚邊這樣大啊！」

「叫聲我的娘邪，孀聽我的話呀！我今年一十七啲，過年一十八呀，到後年送到我婆家呀。公公也不打啲，婆婆也不罵呀！打把小銅錫，兒把地來控呀。上坡下嶺兒不怕啊！」

XIV. 十盞燈

且忽容，慢消停，聽我唱個十盞燈：「一站驚頭燈一盞；二仙傳道兩盞燈；三戰呂布燈三盞；大司馬投唐四盞燈；五子登科燈五盞；六合同春六盞燈；北斗七星燈七盞；八仙慶壽八盞燈；九里三千燈九盞；十里埋伏十盞燈。」

且忽容，慢消停，聽我唱個倒點燈：「十里埋伏燈九盞；九里三千八盞燈；八仙慶壽燈七盞，北斗七星六盞燈；六合同春燈五盞；五子登科四盞燈；大司馬投唐燈三盞；二仙傳道一盞燈。」

且忽容，慢消停，聽我表表衆燈名：「一站驚頭若梁顯；二仙傳道老國公；三戰呂布并張飛；大司馬投唐小羅成；五子登科伍子胥；六合同春楊乘榮；北斗七星諸葛亮；八仙慶壽老壽星；九里三千是韓信；十里埋伏老楊靈。」

民俗 第七十四期

XV. 做乾糰

日頭出來紅岡岡●，兩個雞娃^{ㄉㄤ}●麥糠。我問雞娃「^{ㄉㄤ}吓哩」？「^{ㄉㄤ}個麥子做乾糰。」

註：

(一)紅岡岡，形容日初出之顏色。

(二)「^{ㄉㄤ}」，土音，「^{ㄉㄤ}」曰「^{ㄉㄤ}」。

XVI. 救李滯

唱罷一番又一番，番番不離臨潼山。臨潼山上大救駕，鞭打楊廣救李滯。

XVII. 小雀飛

小雀飛，翅兒炸。公公犁地兒媳耗。走路客，真笑話！父子爺們做莊稼。

XVIII. 十字歌

唱罷一坡又一坡，聽我唱個十字歌：「一字一畫一道河；二字兩道平放着；三字三道王字樣；四字把門緊閉着；五字頭上盤脚坐；六字三點像菱角；七字長街做買賣，八字兩撇邪掛着；九字全勾佛前掛；十字穿心一道河。」

※ ※ ※ ※

唱罷一坡又一坡，聽我倒唱十字歌：「十字頭上撇一撇，千家萬戶一道河；九字旁邊臥鳥字，鴉鳴樹上叫哥哥；八字低下添刀字，分明就唱這一個；七字頭上添白字，皂紅皂綠皂

浙川民歌一束

沙河；六字低下打义字，交朋交友交財多；吾字旁邊添木字，家有梧桐樹一顆；四字低下添馬字，唱的不好別罵我；三字中間添一道，王侯公子早登科；二字中間添人字，夫妻二人要和合；一字中間添了字，子子孫孫要朝閣。」正唱十字還好唱；倒唱十字實難學。誰人學會十字歌，家和人和萬事和。

XIX. 房事歌

二十更更；三十天天；四十趕集；五十過年。

XX 送灰歌●

窮灰去，富灰來。斗大元寶滾進來。

註：

(一)舊曆一月初五日早，家家掃其神前之灰於箕，出之于十字路。更掃十字路灰于箕內，歸洒神像前。此歌掃灰時唱。

XXI. 阻雨歌

老天爺，你別下！我給你殺雞捉蛤蟆。

XXII. 野雞靈

「野雞靈」？「上馬城」！「馬城高」。「拿大刀」！「你的人馬許我調」！

XXIII.

風來啦，雨來啦，忘八背着鼓來啦！

(浙川，河南省西南部，近南陽)

翁源兒歌

清水輯

(卅一)

薯穀喇噠，

扛薯過家。

吳草糠，

厓草米，

養條猪子七十二。

界過河，

檢到一個爛銅錘。

界過圳，

檢到一條屎爬棍。

撞到先生打一棍。

(註)1. 喇噠，薯穀時所發的聲音。

2. 草，要也。

3. 養，餵也。

4. 七十二，重七十二斤也。

5. 肩物曰「界」，讀若「閉」。

6. 圳，讀作「俊」，蔭田水溝也。

7. 檢，拾取。

8 屎爬棍，鄉俗大便時所用以清潔肚門餘糞的
竹片木片。

(卅二)

薯穀喇噴，
扛薯過家。
吳草糠，
厓草米，
養條豬子畀唔起。
畀過河，
檢到一個爛沙鑊。
畀過圳，
檢到一條屎爬棍。
畀到井，
檢過一個豆腐餅：
拿來煨，
煨成灰。
拿來晒，
烏鴉嘴了二三塊。
拿來煮，
煮成水。
拿來食，

民俗 第七十四期

食呀類下一個疙。

疙子團團圓，

類下一吊錢。

疙子團團轉，

類下一筒碗。

碗子鍍鍍靚，

牽進新娘來照鏡。

照呀桃花色，

桂花香，

打對耳環一千兩。

(註)1. 豆付餅，以豆付渣滓和鹽陰乾之，作圓形，故曰餅。可供食。

2. 類下，頸下也。

3. 疙，讀若「極」，肉瘤也。

4. 一吊錢，千錢。昔用銅錢，千錢一串，故云「一吊」。

5. 一筒碗，即十個碗。鄉俗疊十碗爲一筒，以茅草繫之；故言一筒，即知其數爲「十」。

6. 鍍鍍靚，光潔美麗也。

7. 一千兩，想是指價值千兩言。

(卅三)

翁原兒歌

磨穀喇噴，
牽牛過壩；
壩子一盪滑石頭，
跌死叔公一個大水牛。
刷到兩鉢頭：
大哥食二碗，
細哥劣鉢頭。

(註)1. 刷，宰也，讀若「池」。

2. 鉢頭，瓦器也，每用以盛飯粥菜絲。鉢，讀作「八」。

3. 劣鉢頭，洗鉢頭，即吃其餘剩之意。

(卅四)

煎米噉噴，
打米煮夜。
吳愛糠，
厝愛米，
養了猪子八十二，
抬過河，
檢到一箇爛銅鑊。
抬過圳，
檢到一條火燒棍。

民俗 第七十四期

抬過井，
檢到一個爛豆腐餅：
拿去煨，
變成灰；
拿去晒，
貓公偷嘿二十四介。

(註)偷嘿，偷了也。

卅五

雞丘婆，
囉唳囉，
姐公討姐婆。
姐婆養娘佬，
養到娘佬里燒火。

(註)1. 雞丘婆，蟪蛄也。

2. 姐公，外祖父。

3. 姐婆，外祖母。

4. 養，生產。

5. 娘佬，母親。

(這是一首倒唱的兒歌)

卅六

雞丘婆，

翁源兒歌

嘿咭嘿，
攞担糍子探姐婆。
姐婆歡厝糍子細，
大大細細兩箆籬。

(註)1. 探，訪也。

2. 箆籬，竹器，女人出行時，多用以盛禮物。

(老祖父慣對侄兒們唱此歌。)

(卅七)

雞丘婆，
囉吃囉，
攞担糍子了姐婆。
姐婆麼蚊帳，
蚊鴨蟻肉唔耐何。

(註)1. 了探訪也。

2. 蚊鴨蟻肉，即蚊刺蟻咬之意。

(卅八)

耳環子，
隨應嚕，
打開橋門看新娘：
看哪新娘紅花色，
桂花樣，

長 俗 第七十四期

樣得天光來拜堂！

(註)1. 環，讀作「完」。

2 樣得，怎得也。

(卅九)

雞公子，

翼瀉瀉，

新娘揸水打水花。

問哪新娘「樣般打？」

「肩頭縮上腰縮下。」

(這是團女們一輩子所常唱的)

(四十)

四四方方一張檯，

年年讀書厝也來。

吳讀三年唔識字，

厝讀三年進秀才。

(四一)

癩痢頭，

唔知天，

畀把鍾子出龍仙。

人家話過節，

吳話過年。

(註)1. 知，讀作「D」。

2. 唔知天，即不懂什麼之意。

3. 把，柄也，杆也。

4. 鍾子，烏鐘。

5. 龍仙，墟市名。

(四二)

疤支狐狸頭，

有食冇着唔使愁，

面子放得一抓黃豆。

(註)1. 疤支狐狸頭，即滿面麻子之意。

2. 唔使愁，不用愁。

(四三)

羊尾種，

偷酒食，

亞爸捉到餓一七。

(註)1. 羊尾種，即角髮；短禿如羊尾，故云。

2. 亞爸，父親。

3. 一七，七天也。

(四四)

碟子督，

炒牛肉，

民 俗 第七十四期

牛肉噴噴香，

拿分吳綁粥。

(註)1. 碟子督，指孩子頂心髮言。孩子每留頂心髮

不剃，形圓如碟子，故云。

2. 拿分，給也。

3. 綁粥，送粥也。

(41至45，是謔諷的兒歌。)

(四五)

七姑星，

七姊妹，

七朵蓮花六朵開；

七朵蓮花開六朵，

閒有一朵等郎來。

(註)閒有，還有也。

(這是婦女們在七夕所唱的歌)

(四六)

先生教厝「人之初」，

厝教先生打野豬，

野豬走過凹，

捉到先生大栽鼓。

(註)1. 凹，山凹也。

2. 栽，陽具也。

3. 敲，在此讀作「靠」。

(四七)

先生教厓讀「大學」，

厓教先生搵尿杓，

搵咗咁加响咯。

(註)1. 咗，助語詞。

2. 咁响咯，以棒擊杓的聲響。

(四八)

先生教厓讀文章，

厓教先生打屎缸；

先生唔會打，

打到先生哀哀娘娘。

(註)1. 打屎缸，即以糞桶担去廁所中的糞之謂。

2. 唔會打，即不會幹打屎缸工作也。

3. 哀哀娘娘，哀痛貌。

(四九)

先生教厓讀「增廣」，

厓教先生打浪蕩。

逛過橋，

打到先生脚指放；

粵 俗 第七十四期

送到場，

擒到先生打兩棍。

(註) 敖，屈曲也。

(五十)

先生教匪讀「周禮」，

匪教先生學做糞。

先生做唔趣，

擒到先生打出屁：

打呀啦啦又喇喇。

(註) 1. 做唔趣，做到不成樣也。

2. 啦啦喇喇，狀屁之聲音也。

(46.47.48.49.50 各首，都是學童譏笑詛咒教師們的謔話。)

(五一)

新砌塘頭好走馬，

塘邊清水好煎茶；

大姊煎嘅唔好食，

細姊煎嘅煎出花。

大姊嫁去東河堤，

細姊嫁去東嘴沙。

兩個行來打對面，

風吹兩朵牡丹花。

(註)1. 嘅，的也。

2. 西河堤，東嘴沙，均地名。(請與26首對讀)

(五二)

人仔細細有斤兩，

麻子細細噴噴香，

黃豆細細圓叮噹，

石子細細掉過江。

拳頭打得石子破，

拿個紅帖寫文章。

「誰人讀得哩嘅文章識，

送只雞鱸過佢做生日。」

(註)1. 有斤兩，即胸有成竹，能待人接物之意。

2. 圓叮噹，渾圓也；叮噹，形容詞。

3. 嘅，的也。

4. 佢，彼也。

5. 做生日，做壽誕也。

本 刊 通 訊

清 水

元胎先生有道：

民俗 第七十四期

前後各函，諒經收到。惠書二通，均已誦悉。

「童話評論」與珍珠粉，先生已收到，私衷得償，快慰奚似！大函云謝，益使我汗顏無地也。珍珠粉，是此間的佳餚，如調味得法，可供款待上賓之用。用作茶點，尤為適宜。食法已另詳，想來也許已經收到。試食後如合口味時，乞示知，俾便再行候時機，多送些給你。

朱副校長對民俗學會深表同情，并允極力提倡，這真是怎樣好的消息啊！民俗學會，素來備受一班人們的歧視，懷疑，以致不能盡量發展，誰都覺得痛心。現得朱副校先生的同情與提倡，當可極力發展了。我希暑假後，顧頡剛自北平回來時，能夠極力整頓，使之蒸蒸日上，更有一番新氣象！

「民俗叢書」，已一天天多起來了，內容雖不見怎樣好，但總還過得去；不過於印刷，校對，裝訂，……太不注意，銷路之平常，想只為此。以後，希能稍稍加以注意。承君示我不日印就的有下列各書：

海龍王的女兒	清水編
泉州民間傳說	吳藻汀編
廣州民間故事	劉真章編
淮安歌謠集	葉德均輯
寧波謎語	王翰侯編

預備要印的，有：

本刊通訊

長汀情歌	李紹英輯
湖州山歌	曹養吾輯
梅縣兒歌	張乾昌編
迷信與傳說	容肇祖著

這樣繼續的努力下去，咱們老大帝國的民俗學上底第一把交椅，真非民俗學會莫屬了。而先生與羅先生，靜君負責編輯，費了許多的苦心，受了多的唾罵，仍是一意向前，不稍回顧，這也是有功於學術上的。民俗叢書中，很少有研究理論解釋事物的著述，先生的「迷信與傳說」，就是補救這個缺點的。今年內如能多出二三部像這樣很有價值的專著，倒是很有意思的，——雖然，有價值的專著，是不容易得的。

今後的「民俗週刊」，當注意：

- A. 譯著些外國民俗學的專著，
- B. 多發表有研究性的作品，
- C. 材料注重廣大的蒐集，
- D. 多出專號。

這確是我們應有態度與趨向，不獨顧頡剛，何思敬，靜君，早已說過；就是我與先生，也不知談了多少次。最近我與羅香林先生通信，彼此也有這麼的感覺。趙景深先生的意思，亦復如此。先生本着這個意思，作「告讀者」在民俗 71 期上發表，我是十二萬分贊同的。先生！務請你依期交卷付印，以收殊功於後來吧

民俗 第七十四期

！大函云，「將來請兄指教」，水也何人，敢在班門弄斧麼？呵呀！真是愧煞我也。

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樊績先生等出版的「俗物」（以哀羅社名義出版），也是以研究民俗學為職志的，篇幅每期雖僅八頁，但內容却很豐富，間有江紹原先生的作品，倒是很有意思的。在這混亂不爭氣的咱們中國，以提倡研究民俗學為職志的，除「民俗週刊」而外，恐怕只有這個「俗物」了。「德不孤必有鄰」，難道上天覺得「民俗」太孤單了，特地弄個「俗物」來給「民俗」作伴麼？我看了「俗物」，很是歡喜，恰巧紹原，景深二先生也說及到，莫非同好者所見略同麼？（不敢竊用「英雄所見略同」的古語。）恐先生沒有注意，故贅言於此。如果有許多的閱者去愛護「俗物」，我想定可以長此出下去，永為「民俗」之良朋的。

紹原先生翻譯的英國謠俗學會前任會長 A. B. Wright 所著的「現代英吉利謠俗」（English Folklore, 1928 出版），厚約八十頁，經已譯完，逐章送登「春潮」，「俗物」，「一般」，「……」，等刊物，想君愛看，故書明於上，自然有不少的關心民俗學或有志於民俗學的人，也將以先睹為快。全書的出版，大約在上海。我想如果江先生對將版權賣給某書局時，何妨與江先生商量，交由民俗學會出版。江先生最近給我的一封信，療我創痛的心情，告我以生活的近狀，接閱之下，又是悲傷，慚愧，又是歡欣喜閱：

清水吾兄：

本刊通訊

五月廿八手書，於昨午收到。

伯母樂養，聞之不勝扼腕。但願吾兄此後能漸入佳境，安心的獻身學問。

發行者確不歡迎歌謠集，以銷路較小，無錢可賺也。兄如有旁的作品欲在上海出版，可隨時寄來，弟當盡力介紹。效果如何，雖不可知，但或者比吾兄直接寄去稍好。……

弟所譯「現代英吉利謠俗」一小冊，已分在「春潮」，「一般」等刊物上發表，開明雖答應在今秋彙齊刊行，我怕他們會食言。另譯了一本十萬字以上的「新俄大學生日記」，與春潮書局約定本月底交稿，據云稿到後二十日可出書。然乎，否乎，尙待證實。

北平大學叫我回去教書，不過我還沒決定前去。

暇時請常通信，我也打算隨時寄些刊物給老兄。「民俗」我未訂閱，兄所述生活狀況，因之也未讀到。

臨穎神馳，即頌
起居。

弟江紹原

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杭州。

先生罕知江先生的近况，諒必樂於閱讀也。

趙景深先生，是國童話研究家兼蒐集家，對於民俗學的興趣極濃，亦嘗願與不相識的人們通訊。其著述有：

民俗 第七十四期

中國童話集	崇文書局
格林童集	崇文書局
童話評論	新文化書社
童話概要	北新書局
童話論集	開明書店
童話學 A B C	世界書局
月的話	開明書店
民間故事研究	復旦書店

近年來先後於任教之餘，任開明書店總編輯，文學週報主幹之職，兼攻創作譯述，在近今文壇界上，頗負時譽。我曾和他通訊，覺他和藹可親，一點驕矜之氣都沒有，凡有所問，都樂爲之答。并不時縱容我努力。其待人接物，倒和顧頡剛，江紹原，周作人諸先生相似，近來二明片，足見其態度的一般。

清水兄：

「海龍王的女兒」已付印，我來不及作序了，甚以爲歉。

「中國童話集」，謹另郵奉贈第三，四兩冊。蛇郎係「兩姊妹」，載第三冊第二篇，此乃我母（寧波人）告我者。原係三姊妹，因二姊無關重要，當時胡亂刪去一人，以圖行文利便利。至今思之，此種寫法，實不宜於民俗學的記載。蓋此書乃民十一年所編，詎今已七年，而老友趙克章於此書編成後又已去世，至可嗟嘆。

本刊通訊

他叫上海中國公學樊綬等出有「俗物」研究民俗，我見到第三期，有原紹先生稿。

弟景深

六月十二日

改三姊妹爲二姊妹，確不合民俗學的配載，但趙先生自認其錯，輕易的對新交說及，則其自責之重，蓋可見已。世俗的人，多有改竄故事傳說而強以爲一本民衆口吻者，得此可以翻然悔悟矣。（改作也可，也須承認曾經改作。）以不得替「海龍王的女兒」作序爲歉，則其對我的好感，也可想見了。那時適值林樹槐先生寄印稿來校對，我便立即付去，求他作一長序，不料他一本前的興趣與夫提攜後學的心情，真個給拙著做序了。其復片如下。

清水兄：

前奉上「中國童話集」二冊並明信片，想已收到。

「海龍王的女兒」，已代作序，長約三千字，先在「文學週報」上發表，三數日後，原稿（序）即寄你付印。原書，另捲奉還。希望你的「蛇郎故事集」能多搜集些材料，愈多愈好。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上篇，亦極注重民間故事，所選筆記似係有意爲之者。

弟景深

上海，一九二九，七，三。

趙先生給「海龍王的女兒」作序，我覺得榮幸！他希望我編輯

民俗 第七十四期

中的「蛇郎故事集」要多搜集些材料，我是要竭誠接納的。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彷彿看過幾篇，誠如趙先生言，上篇頗注重民間故事。現已有些懂憐了，日間將向舅氏李少白討來再看一遍，以冀有所得。

羅香林先生的魄力，倒是不小，一邊要讀書，一邊又要維持客家歌謠研究會，在事務忙迫之中，能編成包羅萬有的「粵東之風」，精繁周詳的廣東民族概論，實足欽佩！近來頗注意於廣東各縣方志的蒐集，四處搜求，很是忙碌，客籍人特有耐勞忍苦的性質，羅君完全具有了，以視我之昏庸怠惰，不啻有雲泥之隔。近來一函，頗多好消息，特錄如下：

清水先生：

前函計達。承囑探訪北方的關於蛇郎故事的責務，截至現在尙無若何成績，慚愧之至！

我近年來頗有意於收集廣東各縣的方志，但因讀書鮮暇，不能周遊各縣。兼之，此類書籍，又非與近世新出之書可比，能隨便於市場中得之。故雖費去不小氣力，而所得結果，亦不過聊聊幾部而已。韶州爲廣東要地，秦漢以來，已視爲入粵孔道。其方志在粵省各縣志中，尤佔重要地位，務望先生代我購集，（不論韶州志，翁源志，英德志，……都須要的）得一部，是一部。該價若干，容當由郵奉上。

顧頡剛先生擬在天津大公報上開一風俗週報（？），曾邀我

本刊通訊

及敝友周君振鶴合夥，(擬以朱自清先生任編輯)倘無其他問題，大約至九月即可出世。又聞鍾敬文先生近亦在杭州民國日報辦一「民俗週刊」。(據顧頤剛先生說)果爾，則將來於大公報之民俗週刊辦成時，殆有鼎足爲三之勢矣，爲之欣然！我已決定於本月廿四日起程返新寧；待暑假完後，再來北平。如蒙賜覆，請寄興寧新豐街廣滙豐號爲盼！

卽此請

健！

羅香林敬啓

六月廿一日

這些好好消息，凡是關心民俗學的，當無不樂於聽聞之理。我希靜君等組織「民俗週刊」的消息是實！我希大公報上的「民俗週刊」，不要因顧先生的回粵而流產！我希羅先生好好的收集到各縣的方志，以作學術上的參考！先生！想你也有同情吧？

謝雲聲先生，也是很努力於民俗學的，編成已出的書，有：台灣情歌，閩歌甲集二種。在「民俗週刊」上，亦時有著述發表。他月前寄了一篇蛇郎故事由先生轉給我，先生將之刊登「民俗」，故一直至「民俗」67期出版時，才得看見。謬承過獎，慚愧無似！近來一函，才知他擬編：福建故事集，閩諺集，閩南風俗集，台灣情歌續集，以次竣工，真使我又欣羨又嫉妬！此外他又組織了一個新民書社編譯部，不我遜棄，徵稿於我，更覺汗流夾背。我

民俗 第七十四期

於可能範圍內，儘量印些民間文藝的書籍。我說，只要編輯完美，內容充實，即刷精瓦，紙張潔白，裝訂美麗，未嘗不可以賺錢（如林蘭女士編的民間傳說的暢銷，是其實例。）就是暫時賠些本錢，但爲提倡學術計，還小小的犧牲，倒也值得。雖然不知成效如何，但我總算這樣的說給他聽了。先生！你以爲這種說法對麼？（彷彿還會叫設法推銷民俗週刊及民俗叢書。）來函錄下：

清水先生：

心儀先生甚久，祇以未得修書問候爲歉。這回通訊，得毋笑我太冒昧吧？一月前，曾介紹閩南流行的「蛇郎改事」一則，寄與元胎先生，託其代轉，或在民俗登刊均可。諒元胎先生當能早達台端矣。

近作多否？甚念！

弟擬編：福建故事集，閩諺集，閩南風俗集，台灣情歌續集，以次竣功，不日或能郵奉請益。

敬文兄過廈，舟滯一日，雖匆匆談心，亦足云快。語中甚讚先生之努力於民俗學工作。即此，可以見吾黨（自然是以研究民俗學爲職志而結合的黨）之不孤也。

日來忙於學校考試，晚間又理治新民編譯事，故對於擬定應作文字，都未能如願。先生如有大著，亦甚願分惠多寡，光顧部，如何？

匆此不一，並頌

著祺！

弟謝雲聲上

十八年，六月廿二日，於廈門新民書社編譯部。

「月令粹編」，是一部好書，其中關古音風俗，習慣，與迷信的記載，隨在皆是；歌謠的分量，也有許多。去年我曾立意重編一次，把與風俗，習慣和迷信沒關係的悉數刪去。抄了幾天，又多麼厭煩了，只好作罷。今年取出原書來重看，仍是覺得多麼可人。雖無編書之意，但擇要編刊「民俗」，倒是想的。「端陽古俗談」，就是在這麼情境之下寫成的。今俗貴乎蒐集，古俗貴乎整理。今俗只要實地去調查，便可得到滿意的結果。古俗非實地調查可為功，必也博搜羣籍，廣為瀏覽，隨時抄存，積歷若干年月，作統一的整理，才稍有所成。兩者同屬至難而又至要的事，我們萬難把牠忽視。只要我們整理古俗得法，亦可成功一部很有價值的書。這時雖沒有人幹，但後來却終歸有人會幹的。

「端陽古俗談」，「月令粹編補遺」中，還有幾節應該補入的，因文已寫成，不能付，故補錄於此：

1. 王物志：五月五日，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埋至三日，則化青珍珠。又曰埋於正中門。
2. 玉樹寶典：洛陽人家，端午造朮艾酒。
3. 唐會要：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磔龍等字，筆勢警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

民俗 第七十四期

「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好；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清風，以增美態。」

4. 歲記雜記：五月五日，於韭畦面東不語，取蚯蚓乾收之，謂之「大一泥」。爲魚鼈者，以少許擦咽外，卽消。
5. 中華古今註：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僚烏犀腰帶。唐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而杜甫「端午日賜衣」詩云：「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榮恩。」（唐詩別裁，卷六第七頁）這則更可知唐代的端午，不獨賜帶而且有賜衣的風俗了。

近來因慈母逝世，終於不能開懷一歡暢，老是憂傷度日，早已有了神經病，血貧症的我，那些失眠，頭暈，心悸，腰痛，目眩……諸病，益發襲來，真不知怎樣是好。這麼多病的身軀，我恐怕活不到三十歲，便要一命嗚呼，在黃泉下與慈母長處！偶爾想到，更覺難過。但一想到「有一日和尙撞一日鐘」之言，又覺安然處之了。管他媽的，人總是要活的，在未死之前，總是朝自己應走的路行去的好，將來能不能有所成就，誰還管得許多！爲此，是以我仍是不絕的投稿，——雖然，書籍很少，又無近地實友指導，所幹出來的東西，都是嘔人。

匆匆，卽頌

著祺！

本刊通訊

清水謹上。

十八年，七月，十七日，時正夕陽西沒，晚霞滿天也。

本刊第七十五期目錄預告

貝洛爾的「鵝媽媽的故事」.....	清 水
詩人彼得僧的山歌.....	趙簡子譯
馬朝珠的故事.....	愚 民
杭州立夏節稱人之傳說.....	趙肖甫
林大欽的傳說.....	張仲傑
人是沒有良心的(紹興民間寓言).....	葉鏡銘
人的壽命為甚有長短(紹興的傳說).....	葉鏡銘
人死後復活(紹興民間傳說).....	葉鏡銘
老婆經——呈董作賓先生.....	葉鏡銘
愚夫(東莞民間故事).....	袁洪銘
妙對(梅縣民間故事之四).....	秋水
翁源山歌.....	白壽彝
開封諺語.....	白壽彝
一種禪聯式的謎.....	白壽彝
鷄子與小鴨.....	白壽彝
本刊通訊.....	清 水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行者：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廣州志讀書社，共和書局，受匡書社
 上海開明書店，北新書局
 北平景山書社，北平書局
 印刷者：廣州市德政街三友印刷社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元八角	
國 外	六 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六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省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國 外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	

本刊啟事

神的專號(二)出版之後：承讀者諸君不棄，陸續尚有來稿。茲為滿足讀者諸君的要求，擬續出“神的專的(三)”。歡迎投稿。

民俗學會新著

「海龍王的女兒」

出版了！

清水編

(全書厚約二百頁，定價三角)

各位如果注意到過去與現在之「民俗」的，對於編者——清水先生的努力，當有相當的認識。本書即是清水先生從幾年來蒐集到的百十篇故事中選擇出的，亦即是清水先生着手編印的「民間文藝全集」的第一本，內有故事十篇，如：蛇郎，狐外婆，彭祖，梁祝故事，呂洞賓，呆女婿，……等，都是流傳普遍，膾炙人口的著名傳說，紀錄忠實，文筆淺白而又流利，讀之趣味盎然，倒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故事集，值得向讀者們報告的。

顧頡剛先生題封面，容肇祖、趙景深先生有序。「自序」注重「中西故事的討探」，見地獨到，推論明確，也是一篇真實之作。